

فقد نعيمه - ثم عزاء أكثر من قفلة ندمه... الخ الخ
New design

The wage of the morning sun is
a dew drop. And the sun
sun
The reflection of life in your
soul is not less than life.
The deep mirrors will
light it and it is one with
light.
And you reflect life because
you and life are one.
When darkness is upon
you say, "This darkness is
dawn not yet born."
"And though night's
child bearing is upon me and
night's child birth shall be
upon me,
" yet shall dawn be born.

تظل الحياة مترنجة على عرشها عزيزة ، وحين تبكي تظل الحياة باسمة غير عابسة ، وحين ترمف في
لأغلال تظل الحياة نيرة طليقة .

李唯中等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وما أكثر ما تنعى على الحياة وتدعوها بلاذع الأسماء . ولكن لا
تدعينا ندعاً وإظلاماً .

纪伯伦散文诗全集

والحياة بعيد غورها ، شاهق شديدها ، تمتدة آفاقها ، وهي منك قريب ، وإن كان خيالاً

纪念纪伯伦诞辰 110 周年

纪伯伦散文诗全集

李唯中等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纪伯伦散文诗全集

李唯中等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21.125 印张 525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 定价: 15.80 元

ISBN7-80611-010-0/I • 899

序

东方出了个纪伯伦*，真是东方人的骄傲。

当年，罗斯福总统曾赞誉这位诗人、画家：“你不仅是东方的风暴，而且给西方带来了鲜花。”^①

纪伯伦诞生的那片地域，是孕育宗教与走出先知的地方，是降予启示与传播箴言之地，人们无条件地将之视作人类精神的源泉和心脏。

纪伯伦少年时代随母亲逃难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落脚谋生，过着清贫生活；青年时期返回出生地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及文化、宗教、哲学知识；后蒙爱才者资助，赴巴黎学习绘画，有幸就读

* 纪伯伦·哈利勒·纪伯伦（1883.1.6—1931.4.10）黎巴嫩著名诗人、画家。

于著名美学大师罗丹门下，然后去美国定居。这使他有机会接受阿拉伯、欧、美三种文化的影响，加上他的天赋之才，巧妙地熔三种文化于一炉，在不懈地追求与探索中，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见解和文学鉴赏力。他突破阿拉伯诗歌传统格律，开始写散文诗，并开创了崭新文风。纪伯伦文笔轻柔、凝练、优美，宛如行云流水；语词清新、奇异、俏丽，色彩斑斓夺目；文章寓意深刻，比喻生动别致，想象丰富无比；加上富有神秘格调、启导预言式的语言及诱人的音乐韵律节奏感，构成了举世公认的热烈、绚丽、清新、奇特的“纪伯伦艺术风格”，对阿拉伯文学的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纪伯伦不愧是海外文学的首领，也是阿拉伯文学中第一个采用这种水晶般的奇异风格的作家”^②。

纪伯伦主张：“我们在绘画与写作时，应远离一切常见的平凡之物，以获得非凡的含义和色彩。”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和观念，他不像一般作家和诗人只会因循守旧，写一些浮浅的内容，他的作品抹去了时代痕迹，突破时空观念，因此具有超凡的魅力。他所讲述的是本质和根，是人类世代亘古不变的永恒话题。这样的作家，仿佛由神遣来，人称“复活的先知”，于人类最为宝贵。

罗丹曾断言纪伯伦是“伟大的艺术家”，也有人在纪伯伦的《珍趣篇》前言中写过这样的话：“纪伯伦获得法国艺术系特别文凭……被任命为法国艺术协会会员。他还获得英国美术家协会荣誉成员的称号。”然而实际上，纪伯伦并未受到他生活的世纪的应有重视，既没有获得过上述荣誉中的任何一项，更没有得到那项文学上的最高荣誉。二十世纪蔑视严肃和教诲，而纪伯伦是与它背道而驰的。

纪伯伦正值盛年，不幸被病魔夺去生命。逝世之后，他的灵柩上覆盖着美国国旗，被运回黎巴嫩安葬。黎巴嫩建立了“纪伯

伦纪念馆”，那里陈列着他的绘画和文学作品。

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论生前还是身后，最大的荣幸莫过于拥有更多的读者。纪伯伦用阿拉伯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写作，在阿拉伯文学中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当他的创造由用阿拉伯文转向用英文写作时，他的著作便不胫而走，不翼而飞。他的名字首先闪光于美国，之后是英国及操英语的国家，继而传遍全世界。他的巅峰之作《先知》，其思想深度空前，文风之美为最，被译成 54 种文字，仅在美国的发行量就在百万册以上；如今已成为孩童洗礼、青年婚礼仪式上被用来朗诵的经典。在他逝世 60 周年的去年，美国华盛顿建成了“纪伯伦文化公园”，园内立有纪伯伦塑像，布什总统亲自为公园开园典礼仪式剪彩，纪伯伦的在天之灵应该能从中得到慰藉。

二

纪伯伦 1883 年 1 月 6 日生于黎巴嫩北部山村卜舍里。那里气候温和，风景秀丽，才子辈出，真可谓人杰地灵，物华天宝。

纪伯伦系名门之后。六百年前，纪氏家族中曾有两位族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十三或十四世纪，纪氏家族中曾出过一名武将，一度征战法国和意大利。及到纪伯伦父亲一代，家道中衰，自此一蹶不振。纪伯伦的父亲对宗教及宗教人士很少兴趣，却喜酒贪杯，醉生梦死。其母卡米莱·拉赫曼善良虔信，曾嫁给拉赫曼，并随丈夫去巴西，生下纪伯伦的同母异父哥哥布特罗斯。但时隔不久，拉赫曼客死异乡，卡米莱随带孩子回到黎巴嫩，改嫁给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哈利勒·纪伯伦。卡米莱·纪伯伦生下一男二女，即纪伯伦及其两个妹妹玛尔雅娜、苏尔丹娜。

纪伯伦打五岁起，常听母亲讲各种故事。

纪伯伦天性多愁善感，童年时常喜欢独自一人去修道院的墓地附近，用铅笔或木炭画画。他自幼性格倔强，不畏强暴。一次，一个比他年龄和力气都大的同学管他叫“呆子”、“爱哭坯”，他不忍侮辱，回之以拳，结果被那个同学打了一顿。纪伯伦说，若不是那个同学比自己大，非“揍死他”不可，不过长大之后，还是要“揍死他”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处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残酷统治下的叙利亚、黎巴嫩人，处境维艰，生活困难，纷纷逃离家园，开始大量迁往美洲，散居在东海岸的各个港口城市。1894年，12岁的纪伯伦随母亲及三个兄妹，飘洋过海，经埃及、法国，到达美国东海岸城市波士顿，而其父亲哈利勒则因处理债务事未能举家西迁。债务事宜处理完毕，哈利勒准备离开故土，却受到土耳其奥斯曼当局阻拦，因之未能成行。自此之后，全家人再也没有团圆过。

金元帝国的美国，并非遍地黄金。一个女人带着四个孩子，在人地两生的异乡，生活谈何容易。当时，波士顿的居民有“本地人”、“半本地人”及“外地人”之分，纪伯伦一家属于“外地人”；仅仅因为这一点，只能住在最肮脏、最简陋的地方，那里“苍蝇成家立业，野狗吃喝不尽”，到处散发着“西瓜皮、柠檬皮、香蕉皮以及漂浮在水塘黑色污水上面的厨房里的残物剩渣”的“刺鼻气味”。母亲和妹妹给人家做针线活，哥哥在一家小客栈当小工，收入之微薄可想而知，但这就是全家人的生活来源。

兄妹四人当中，只有纪伯伦上了学。纪伯伦的志气与天赋在少年时代便显示出来。仅到美国两年，他就能读像《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样大部头的英文文学作品了。他的绘画才能也在学校里

得以显示，被老师宠为“能画画的小鸟”。母亲很希望他能跟着哥哥去学生意，日后当哥哥的助手，不要把时间全浪费在画画及读小说上，但纪伯伦却说：“真丢人！纪伯伦的母亲怎能说这种话？！……画家的一个手指头等于一千个商人……一页诗歌比仓库里的所有纺织品都贵重。”当时纪伯伦只有14岁。

1896年，纪伯伦回到祖国，入贝鲁特希克迈学校，学习阿拉伯语、法语和写作知识。每逢假期，他便返回故乡卜舍里，随父亲遍游黎巴嫩、叙利亚各地，游览巴勒贝克、霍姆斯、哈马等古城风光，寻访名胜古迹。黎巴嫩的自然美景，在牧羊人帐篷中所度过的夜晚，头顶瓦蓝夜空，金黄色的圆月爬上起伏的山峦丘陵，大海波涛响在耳边，祖先的遗迹，童年的记忆……都给了纪伯伦难以忘怀的启迪。在祖国逗留的几年当中，纪伯伦得到了毕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创造源泉。

1902年春，纪伯伦兴致勃勃返回美国，然而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的灾祸。仅仅在一年零两个月之中，小妹妹苏日丹娜、哥哥布特罗斯及母亲相继离开人间，纪伯伦当时的孤独、痛苦、忧伤心情可想而知。留下的只有他和妹妹玛尔雅娜，他卖画，妹妹做针线活儿，兄妹相依为命，苦苦挣扎在金元帝国的最底层。

1904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纪伯伦结识了一所女子学校校长玛丽·哈斯凯勒。

玛丽·哈斯凯勒比纪伯伦大10岁。她自幼家贫，勤俭节约已成为她的生活习惯，仅靠自己教音乐挣钱，最后买下她妹妹设在波士顿的那所学校。

纪伯伦是千里马，玛丽·哈斯凯勒正是伯乐。在纪伯伦的一次画展上，玛丽·哈斯凯勒买下纪伯伦的两张画，并且盛赞他的绘画才华。“纪伯伦没想到，玛丽·哈斯凯勒也没想到，最伟大的

编织者，为了编造织物，已经用伟大的梭子，重新收拢他俩的生活之线。”^③自此之后，二人交往甚多，情书不断，玛丽·哈斯凯勒成了纪伯伦的终生资助者。

正是靠玛丽·哈斯凯勒的资助，1908年，纪伯伦赴巴黎学习绘画，入巴黎艺术学院，就读于世界美学大师罗丹门下。在那里，他读到了英国奇异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克（1757——1827）的著作，获益匪浅。这位在绘画中是位卓越诗人，而在诗歌中又是位卓越画家的艺术大家“能观察到别人不曾观察到的，感觉到别人不曾感觉到的”东西，他看到了梦境。他生活在他的梦幻世界里，而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球世界上。这给了纪伯伦以深刻的启发和巨大的影响。人们称威廉·布莱克为“疯子”，而纪伯伦却认为：“在艺术上的疯狂是创新，在诗歌中的疯狂是智慧。”

纪伯伦在法国学习期间，不仅遍访巴黎艺术殿堂，而且游历了罗马、布鲁塞尔、伦敦等文化名城，从而丰富了头脑，开拓了视野。

1911年，纪伯伦返回美国。他曾向玛丽·哈斯凯勒求婚，但遭到对方拒绝。虽然如此，这并未影响二人之间的纯洁友谊。玛丽·哈斯凯勒照常每月给纪伯伦75美元，资助其生活。

纪伯伦的生活境遇依然艰辛，除了卖文售画，还不得不出入富贵人家，为贵妇人画肖像，以取得微薄收入，勉强度日。

当他的《先知》手稿还装在口袋里时，美国的房地产生意开始活跃起来。纪伯伦跟着一些轻率的人们一起被卷入了这个潮流。然而他毕竟是个文弱书生，加上时运不济，他的希望很快化为泡影，钱财耗尽，一时囊中如洗，只有返回文学艺术领域。之后，他买下他在纽约居住的公寓的四十份股票，这一次还算做了一笔赚钱生意，差不多补上了在波士顿房地产交易中的损失。

1920年4月，旅美叙利亚、黎巴嫩文学工作者在纪伯伦家举行会议，成立“笔会”，纪伯伦被一致推选为该会会长，成为侨民作家的领袖。他为该会拟定了标记，并提出这样一个新颖口号：“上帝宝座之下有宝藏，它的钥匙即诗人之口。”

尽管纪伯伦曾对耶稣作过精彩描绘，但他却是位无神论者。1931年4月10日，他因患肺病逝世于纽约，享年仅48岁。

三

纪伯伦的散文创作可分两个阶段：前期多用阿拉伯文写作，后期则用英文写作。

他用阿拉伯文发表的散文集有《音乐短章》、《泪与笑》、《暴风集》、《珍趣篇》、《心声录》；用英文发表的有《疯子》、《先行者》、《先知》、《沙与沫》、《人子耶稣》、《大地之神》、《流浪者》和《先知花园》。

纪伯伦的处女作《音乐短章》于1905年在纽约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一读到这篇散文，就会被那流畅的文笔、艳丽的色彩、轻快的节奏、真诚的立意、完美的鉴赏力、深刻的感受以及在描写、比喻上创新的追求所吸引。他竭力运用前人所不习惯用的语词来表达他对音乐的理解和感受。他把音乐喻为“灵魂的语言”，将曲谱比作“拂动情感琴弦的和煦春风”，音乐是“临终者的躯体，既具有源自精神的灵魂，又有生自心田的意识”。他写道：

“啊，音乐，灵魂和爱情的女儿，啊，爱情的苦汁与甜浆的容器！啊，人类心灵的幻想，啊，悲伤之果，欢乐之花！啊，情感花束里散发出来的香气！啊，情侣的口舌，恋人间

秘密的传递者！你能把思想与语言统一起来，你能把动人的美编织成情感。你是心灵的美酒，饮者可以升入理想世界的最高处……”

读到这些文字，即使你对音乐一无所知，也会感觉到自己好像饮下一杯刚酿好的甜酒；倘若陈放一段时间再喝，其味道也便愈加淳香可口。

读过这些文字，惊叹作者才华超众、气质不凡、行文清丽、比喻生动之余，还会隐约感觉到一颗文坛上的启明星就要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音乐短章》是纪伯伦系列佳作的第一环。其后他陆续用阿拉伯文发表了《草原新娘》、《叛逆的灵魂》、《折断的翅膀》等小说。这些作品的基调是反对封建压迫，谴责宗教的虚伪和宗教人士的权势，反映了东方妇女所处的低下社会地位及自由被剥夺的悲惨命运。但纪伯伦笔下的女主人公不甘受压迫折磨，而是个个具有反抗精神，她们敢于反对暴虐，反抗旧传统，努力争取幸福，或者在斗争中死去。这些抨击封建礼教和专制暴政的作品，却触怒了当局，因之纪伯伦被以“叛逆分子”的罪名驱逐出黎巴嫩，并且被教会开除教籍。

自1903年至1908年，纪伯伦在《旅行家》杂志上以《泪与笑》为题，陆续发表了六十篇抒情散文，1914年以同名结集出版。这些精美的散文诗，无不闪烁着从纪伯伦心灵中迸发出来的思想、智慧和丰富想象力的灿烂火花。毫无疑问，《圣经》的阿拉伯文和英文本都给予了纪伯伦以巨大影响，这使他在阿拉伯文和英文作家群中独领风骚；在欧洲，除了尼采，谁都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曾被罗丹大师誉为“二十世纪的威廉·布莱克”。直到1908

年的几年中，纪伯伦的心情、思想及生活状况，都反映在这个散文集中。这期间，他先后生活在贝鲁特、巴黎及欧洲若干名城，广泛阅览东西方文学作品，种种愁绪与情思尽在抒发之中；这期间，病魔先后夺去他妹妹、哥哥及母亲的生命，画展大厅起火使他的全部展品葬于火海，这接二连三频频降临的灾难无不引起他对生活和日常事务的沉思，思路轨迹皆录于文集当中。

纪伯伦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品格和独特文风的艺术大家，挺立于大地的东方和西方，能够超越传统、党派的羁绊，挣脱个人、民族、宗教甚至国籍的狭隘和偏见，又能以无比的真诚和勇气面对人生，更不回避人间的一切悲剧，广泛地从人间和大自然吸收爱与美，进行消化、加工和升华，创造出艺术的爱与美，毫不吝啬地撒向东方和西方，撒给大地，撒给全人类。

歌颂美与爱是《泪与笑》的主题。在纪伯伦看来，爱与美是世界和谐的根源，主张“把美当做宗教，把美当做神祇崇拜！因为美是万物完美的征象。”他奉劝人们：“你们要相信美的神力！”因为美“是你们珍惜生命的开端，是你们热爱幸福的起源。然后，你们可以向她——美忏悔！因为美可以把你们的心送到女人的宝座前……美可以把你们的灵魂归真反璞至大自然——那儿本是你们生命的起源。”他还说：“只有在美中才有真理，那真理颠扑不破，毫无疑问；只有美中才有光明，那光明驱散黑暗，使你们免受蒙骗。”④

他反复歌颂美，把美比喻为“爱情的向导”、“精神的美酒”、“心灵的佳肴”、“一朵玫瑰花”、“幸福的家园”、“姑娘樱唇上的嫣然一笑”、“孩子回眸的笑眼”、“夏娃的躯体”，能“给诗人以灵感”，“为画家指南”，是“音乐家的教员”。⑤

“爱”，对人的爱，对故乡的爱，对祖国的爱，乃至对全人类

博大的爱，是纪伯伦散文作品的主旋律。纪伯伦认为“爱是最高形式的正义”。^⑥他写道：“人们追求冰冷的物质……我却寻求爱的火焰”，“因为我发现，物欲能使人没有痛苦地死去，而爱却用痛苦使人重生。”^⑦

纪伯伦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作品中闪烁着爱国主义的光芒。他少年背井离乡，青年时期曾回国求学，后因发表小说《叛逆的灵魂》而被当局驱逐……虽然如此，他却时刻把祖国挂在心上，把祖国描绘为“您是我们心魂中的光与火，您是我们胸中跳动的心脏！”^⑧

他身居西方，发现自己的祖国及祖国所在的东方与西方相比落后许多，心里极不平衡。他写道：“我怀念祖国，因为那里有壮丽的山河；我热爱祖国的人民，因为他们过着苦难的生活。”^⑨然而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厚爱，他的内心又充满矛盾，时而说：“我曾为你们的屈辱、失意而潸然泪下”，时而又写道：“同胞们！我恨你们，因为你们竟不喜欢尊贵、富强。我鄙视你们，因为你们自卑自贱。”^⑩他之所以这样写，因为他深知他的同胞死守陈旧传统，习惯于被剥夺了自由的生活。

可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黎巴嫩人民身陷苦难之时，遥居海外的诗人心急如焚，立即动员海外侨民团体，带头为祖国募捐，并且写下动情的文字。祖国遭难，他身在异乡，心神惭愧：

“我的亲人死了，不是饿死，便是亡于刀剑。在这遥远的国度里，我却生活在自由、欢快的人们中间。”“我的亲人死得真惨，而我却在这里活得舒适安然。这是一幕永恒的悲剧，常在我的心灵舞台上重演。”“我没有能够与亲人一道同受饥寒之苦，没有跟着他们的队伍共赴灾难，而是幽居重洋外，生活宽裕悠闲。在这里，我远离祸殃和灾民，毫无引以自豪、炫耀之处，只有泪垂胸

前。”^⑪

诗人明知“痛哭哀号”无济于事，只能挥笔抒发情思，以慰祖国和同胞：

“倘若我是生长在祖国大地上的一个麦穗儿，那么，饥饿的儿童可以将我采摘，用我将死神之手推开。

“倘若我是祖国果园中的一颗成熟之果，那么，饥饿的妇女可以拿我充饥。

“倘若我是飞翔在祖国蓝天中的一只鸟，那么，饥饿的男子可将我生擒，用我的躯体驱散他身上的坟荫。”^⑫

诗人叹息道：

“但是，事不随心，我既不是叙利亚^⑬平原上的麦穗儿，也不是黎巴嫩山谷中的熟果。这就是我的不幸，这就是我的无声灾难。它使我在自己的灵魂中变得渺小，在黑夜的阴影中变得卑贱。”

诗人只能大声呼吁为灾难中的同胞进行募捐：“有人向你伸手，你就给他一分钱；这一分钱就是一个金环，可把你与高尚人格紧密接连。”^⑭

为了改变民族的命运，纪伯伦曾提出要进行革命。然而与此同时，纪伯伦摒弃一切人世权力，希望所有的国度和民族都消失，他写道：“请别让我卷入政治和权势的纠纷，因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所有的人类都是我的乡亲。”“而我认为自己却既不属于任何一国，又不属于任何一地。”在纪伯伦看来，“人类本来就不够强，把自己肢解得零七碎八，岂不荒唐？地球本来就不够大，再分成大大小小的国家，岂非太傻？”^⑮

由此看来，诗人的心理上又有消极遁世的一面。

纪伯伦把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扩大到爱东方，表现了深刻的民族自醒。他虽生活在西方，却一时也未忘却东方。在经过一番精

细观察和深入思考之后，他“感到吃惊的是东方人抱着自己的某些东西不放，哪怕是他的民族习惯的阴影。”^⑩他痛感到东方的苦难原因，不只是来自外部，更重要的是在内部；不仅表现为物质上的贫困，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软弱和愚昧。

他指出：“西方人并不比东方人高贵，东方人也不比西方人低贱。”^⑪

但是，纪伯伦发现“东方人生活在已经逝去的舞台上，喜欢消极的、供消遣的东西，讨厌积极的、纯净的、能够刺激他们，并且促使他们从充满平静美梦的沉睡中苏醒过来的原则和教诲。”^⑫

继之，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

“东方乃一病夫，遭到种种疾病侵袭，遇重重瘟疫骚扰，终于适应了久病，习惯了疼痛，不仅视痼疾和病痛为先天特性，且将之当做上好缺陷……”

他痛惜道：“东方的医生多，常守在病榻左右，为其病进行会诊。可是，他们只给东方开短效麻醉药，只能延长病期，却不能祛病。”因此，他为东方“痛哭”、“哀号”，并且借幽灵之口指出：“儿子的灾难就在父亲的赠礼之中。谁不拒绝父辈和祖辈的礼物，谁便永远是死神的奴隶。”所以，他主张给东方动手术，切除其病根，并且决计以挖坟坑为业，埋葬“人们住宅、法院和寺庙周围堆积的尸体”^⑬，以便为东方的前进扫清道路。

纪伯伦热爱自由，他是自由的呼唤者，曾在《我的生日》、《奴隶主义》、《孩童耶稣与初生的爱情》、《节日的夜》和《先知》等名篇中多次谈到自由，寻找自由，描绘自由，发表自己对自由的感受。他写道：“我爱过自由。越是看到人们受奴役、受蹂躏，我对自由就爱得越深；越是认识到人们服从的只是吓唬人的偶

像，我对自由的热爱就愈加增长。”^{②①}“我爱自由胜过一切，因为我觉得自由好像一位孤女，形影相吊，无依无靠；她心力交瘁，形销骨立，以至于变得好似一个透明的幻影，穿过千家万户，又在街头巷尾踟蹰，她向行人打招呼，他们却置之不理。”

诗人认为自由是人类的至亲，早在两千多年前，各民族的祖先就对自由产生了“精神上的饥饿”。可是自由刚刚诞生，就被邪恶和愚昧势力杀害了，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骸，被当做新的偶像崇拜，其实人们在崇拜屈辱和软弱。于是，自由的灵魂在世界上到处游荡，变成了异乡客、流浪者。也有人发现自由，并且高声呼唤自由，竭力歌颂自由，然而不幸的是，这个人被人们视为“疯子”，最后被迫害致死。

不过，自由被诗人看到了。纪伯伦写道：

“在那里，我看到一个消瘦的人影，它凝视着太阳踽踽独行。
我问：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它答道：‘我名叫自由。’

“我又问：‘你的子女何在？’

“它说：‘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一个死于狂症，一个尚未出生。’

“话音未落，它便隐设在云雾之中。”^{②②}

这就是自由的身世、处境和遭遇。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呢？

在纪伯伦看来，真正的自由是人性的升华，是人类自身中“无穷性”的实现，是彻底摆脱物质羁绊的精神解放；任何来自外部的所谓自由，都是虚假的。

什么时候，人才算自由了呢？诗人说：

“只有那求自由的愿望也成了羁饰，你们再不以自由为标竿为成就的时候，你们才是自由了。”“如果你们的白天不是无所事、无所为，你们的黑夜不是无所思、无所忧，你们方能真正成为自由人。”^②

这些见地又何其耐人寻味！

1918年发表的《疯子》，是纪伯伦用英文写成的第一部散文集。1920年又发表了《先行者》。黎巴嫩著名作家努埃曼（1889—1991）曾这样评论：“我偏爱《疯子》，因为它是单纯的痛苦。至于《先行者》，则夹杂着失去了痛苦的痛苦，未臻于欢乐的欢乐。”^③

在这两部作品中，纪伯伦以诗的语言，通过一篇篇生动而深刻的现代寓言故事或散文诗，用比喻、借喻、隐喻及象征手法，表达了作者对真善美理想境界的追求，同时对黑暗、愚昧、暴虐等种种社会弊病及丑恶现象进行了深刻批判和鞭挞，岂止入木三分，高人一筹！作品构思奇妙，语言辛辣，蕴含深广，颇富哲理，读来令人有明目清心之感，使人的灵魂得到陶冶和升华。

1923年发表的《先知》，是纪伯伦对人生、社会长期观察、思考、研究的成果，被誉为他的创作的“巅峰”之作。就像尼采塑造了查拉斯图拉这样一位先知，作为自己思想的传声筒，也是尼采的化身一样，纪伯伦塑造了一位先知，名叫“穆斯塔法”，集诗人与启导者于一身，这里的先知就是纪伯伦的化身。纪伯伦已使他的精神达到这种程度，以至听众与他交谈时，都称之为“上帝的先知”。他讲出的话与普通人不一样，带有预言性质。

穆斯塔法在异乡的“乌尔弗里斯”城等接他回故乡之“岛”的船，等了12年。当他登上城外小山，透过薄雾，看到船驶近时，